



著 東 澤 毛

查 村 農

行 發 店 書 年 新

農 村 調 查

毛澤東 著

新華書店發行

農 村 調 查

著 者 毛 澤 東

發 行 者 新 華 書 店

上海福州路六七九號
上海河南路一七〇號

印 刷 者 新 華 印 刷 廠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1949年7月 1—15,000(滬)

序言一

從一九二七年北伐戰爭起，到一九三四年離開中央蘇區爲止，我親手從農村中收集的材料，現在僅剩下下列各部份：（一）尋鄔調查；（二）興國調查；（三）東塘等處調查；（四）木口村調查；（五）贛西南土地分配情形；（六）分青和出租問題；（七）江西土地鬥爭中的錯誤；（八）永新分田後的富農問題；（九）兩個初期的土地法；（十）長岡鄉調查；（十一）才溪鄉調查。最後兩部份，曾在中央蘇區的『鬥爭報』發表過，其餘保存原稿，經過長征，尙未損失。此外的東西，就都損失了。其中最可惜的，是一九二七年春天在湖南做的長沙、湘潭、湘鄉、衡山、醴陵五縣調查，因許克祥叛變而損失。一九二八年春天在井岡山做的寧岡、永新兩縣調查，因井岡山失守而損失。這裏存下來的，都是中央蘇區的材料，前九部份是初期的土地革命，後兩部份是深入了的土地革命，雖不完全，亦可見其一斑。爲免再損失，印出若干份，並供同志們參考。這是一種歷史材料，其中有些觀點是當時的意見，後來已經改變了。

毛澤東

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於延安

序言二

這個材料延至今天才付印，但尋鄔調查又遺失了。

現在黨的政策，不是內戰時期那樣的土地革命政策，而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全黨應該執行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及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指示，應該執行即將到來的七次大會的指示。所以印這個材料，一爲保存歷史陳跡，一爲幫助同志們找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現在我們的同志，很多還保存着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裏負擔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於中國各個社會階層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

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層的生動情況。普遍調查是不可能也不需要的，有意識有計劃的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方法，只有這樣，才使我們具有對中國問題的最基礎知識。

要做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與決

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事情的。

第二是開調查會。東張西望，道聽途說，決然得不到什麼完全的知識。我用開調查會的方法得來的材料，湖南一個，井岡山一個，早失掉了，尋鄖調查帶到延安，又不見了。這裏印的，主要是一個興國調查，一個長岡鄉調查與一個才溪鄉調查，閱者單看這三個，就可知道如何找到材料的方法。開調查會是最簡單易行又最忠實可靠的方法，我用這個方法得了很大的益處，這是比較什麼大學還要高明的學校。到會的人，應是真正有經驗的中級下級幹部，或老百姓。我在湖南五縣調查及井岡山兩縣調查，找的是各縣中級負責幹部，尋鄖調查找的是一部份中級幹部，一部份下級幹部，一個窮了的老秀才，一個破產了的商會長，一個知縣衙門管錢糧的已經失了業的小官吏，他們都給了我很多聞所未聞的知識。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國監獄全部腐敗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縣作調查時一個該縣的小獄吏。興國調查與長岡、才溪兩鄉調查，找的是鄉級工作同志與普通農民。這些幹部、農民、秀才、獄吏、商人與錢糧師爺，就是我的敬愛的先生，我給他們當學生是必須恭謹勤勞與採取同志態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盡。開調查會每次人不必多，三五個七八個人即夠，必須給與時間，必須有調查綱目，還必須自己口問手寫，並同到會人展開討論。因此，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與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

的。必須明白：羣衆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是往往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我再度申明：出版這個黨內參考材料之主要目的，在於指出一個如何了解下層情況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們去記那些具體材料及其結論。一般的說，中國幼稚的資產階級還沒有來得及也永遠不可能替我們預備完全的甚至起碼的材料，如同歐美日本的資產階級那樣。所以，我們自己非做搜集工作不可。特殊的說，實際工作者須隨時去了解變化着的情況，這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也不能依靠別人預備的。所以，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於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與實際相聯系。『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曾經被人譏爲『狹隘經驗論』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却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發言權的，有許多人，『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的發議論，提意見，這也批評，那也指摘，其實這種人十個有十個要失敗的。因爲這種議論或批評，沒有經過周密調查，不過是無知妄說，我們黨吃所謂『欽差大臣』的虧，是不可勝數的。而這種『欽差大臣』乃是滿天飛，幾乎到處都有。依然是斯大林的話說得對：『不與實際相聯系的理論只是空洞的理論』。當然又是他的話對：『不與理論相聯系的實際也只是盲目的實際』。除了盲目的、無前途的、無遠見的實際家，是不能叫做『狹隘經驗論』的。

我現在還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國事情與國際事情的必要，是與我自己對於中國事情與國際事情依然還只是一知半解，這種事實相關聯的，並非說我是什麼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黨同志們共同一起向羣衆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願。

毛澤東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

目錄

序言一

序言二

興國調查

東塘等處調查

木口村調查

贛西土地分配情形

江西土地鬥爭中的錯誤

分青和出租問題

分田後的富農問題

土地法（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土地法（一九二九年四月）

長岡鄉調查

（一）

（七四）

（八四）

（八八）

（九六）

（一〇〇）

（一〇八）

（一一〇）

（一一四）

（一一七）

才溪鄉調查	(一六五)
跋	(一八九—一九〇)

興國調查

一九三〇年九月，紅軍第一方面軍從打長沙回到江西，十月初打開吉安，進到袁水流域，興國送了許多農民來當紅軍，我趁此機會做了一個興國第十區即永豐區的調查。找了傅濟庭、李昌英、溫奉章、陳偵山、鍾得五、黃大春、陳北平、雷漢香八個人開調查會。調查的時間是一九三〇年十月底，開會的地點，是新喻縣之羅坊，開了一個星期的調查會。永豐區位於興國贛縣萬安三縣的交界，分爲四個鄉，舊凌源區爲第一鄉，洞江區爲第二鄉，山坑區爲第三鄉，江團區爲第四鄉，以第二鄉之永豐圩爲本區政治經濟中心。人口分佈：第一鄉三千，第二鄉八百，第三鄉三千，第四鄉二千，總共八千八百。這一區介在興、贛、萬之交，明白了這一區，贛萬二縣也就相差不遠，整個贛南土地鬥爭的情況也都相差不遠。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坐在房子裏面想像的東西，和看了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着的東西，決不是具體的情況，倘若根據『相當然』或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過去紅色區域弄出了許多錯誤，都是黨的指導與實際情況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詳細的科學的實際調查，乃非常之必需。這次調查，一般說來仍是

不很深入的，但較之我歷次調查要深入些。第一，做了八個家庭的調查，這是我從來沒有做過的，其實沒有這種調查，就沒有農村中的基礎概念。第二，調查了各階級在土地鬥爭中的表現，這是在尋鄖調查中做了而沒有做得完全的。這個調查的缺點，是沒有調查兒童和婦女狀況，沒有調查交易狀況和物價比較，沒有調查土地分配後農業生產的狀況，也沒有調查文化狀況。這些本來是要調查的，因為敵人對羅坊進攻了，紅軍決定誘敵深入的方針，我們的調查會只得結束。下面的材料是這樣得來的：由我提出調查的綱領，逐一發問並加討論，一切結論，都是由我提出得到他們八個同志的同意，然後寫下來的。有些並未做出結論，僅敘述了他們的答話。我們的調查會是活潑有趣的，每天開兩次甚至三次，有時開至很夜深，他們也並不覺得疲倦，應該深深感謝這些同志們，他們有幾個是共產黨員，但多數不是黨員。

毛澤東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六日，於甯都
小布圩，整理後記。

一 八個家庭的觀察

傅濟庭

第十區第一鄉人，開小屠坊，沒有本錢。五個人吃飯。有二十三石穀田，要交出三石租，留二十石。五人每人要吃七石，共要三十五石，不足十五石，靠屠坊生意來補足。每殺一個豬，能賺一元三角左右（現在沒有大豬殺了，每個豬只能賺五角左右）。五個人是：父親（八十歲），妻子（煮飯、養豬、弄柴火、洗補衣裳，不能耕田），兒子（五歲），女兒（一歲），和自己（三十九歲，耕田兼殺豬）。除自己的田以外，又同人家租入五石穀田，每年要請一個月的零工幫忙作田，母親五年前死了，死的時候用了小洋一百多元，除兄弟出的以外，自己借了小洋五十元債，利上加利，今年已是百五十元了。二十三石穀田中有十七石是自己的，六石是『退腳田』，乃白鷺（贛縣屬，離十區一鄉十里）鍾姓的公田。六石每石押去小洋六元，共三十六元，另外每年交租三石（十分之五）。

去年三月革命失敗，跑往均村山裏，幫人修山。九月紅軍到興國，回家，靖衛

狗鑽山走了，沒有分田。今年二月（陽曆三月），紅軍打贛州，二月分田，沒有分進來，但三石租不要出了，百五十元債不要還了。同時押金三十六元也沒有收回。二月起在村政府當了三個月土地科長，幫人家分田。四月起當赤衛隊中隊長，有梭標無槍，當了三個月，六月十五日帶隊打興國縣的靖衛狗一次。六月起，赤衛隊改編爲紅軍預備隊，當排長，一個多月，當連長。這時第一鄉編了二個連。八月打七坊，帶隊去打，打勝了。這次（陽曆十月）出發新喻當營長。脫離生產不得，肉眼又沒有收好還與別人，要回家去，不願當紅軍。

讀過六年書，勉強看得報信。

李 昌 英

十區一鄉彭屋洞人。

六個人，自己四十八歲，耕田。妻也四十八歲，心氣痛，只能煮飯，洗衣衫，供豬子。兒子二十歲，耕田，很笨不會算計。媳婦二十歲，每天弄柴燒，不能耕田。女兒十二歲，今年六月嫁出去了，嫁到四十里的吳姓。第二個兒子三歲，今年四月死了，現在只有四個人吃飯。

自己有三十石穀田，借老弟李昌芬二十石穀田，李昌芬因田不好不够開銷往泰和羅坑作田去了。李昌芬的二十石穀田水打得到，只能收十三石穀，要量九石租。

李昌芬欠了千二百毛債，九石租，就代昌芬還了利。自己的三十石穀田，因是山田，勸易崩壞，實際只能收十七石，連昌芬田的實收數四石，共二十一石，均水穀（毛穀），七折成燥穀十五石，年好也只十七石罷了。六個人每年要吃四十石穀。不够一半以上，靠番薯幫助，年收番薯三十担左右。喂一隻豬，喂到十二月，賣給人家，買油鹽回來吃。平時不能吃肉，只有清明（四毛），蔣田（十五毛），端午（三毛），吃新（十毛），七月半（二三毛），中秋（二三毛），割禾（二十毛），重陽（二三毛），過年（三十毛）才買肉吃。吃新要買十毛錢肉，因為要請工種番薯。蔣田，割禾都要請工。一年要請二十個工。父子二人除做自己的事外，還要幫兄弟老二耕二十石穀田，每年要花費八十個工（每一石穀，好田要費三個人工，壞田要費四個人工），因為老二死了，剩下老二嫂昌英，他的第二個兒子過繼與她。八十個工沒有工錢，除做自己的事並做老二嫂的事外，再無餘力幫別人做工了。

欠債一千二百毛，欠得義倉上的，每年還利穀七石半（借百六十毛量利穀一石，每石價二十四毛）。每年年終賣豬賣得二十多元，除拿六七元買油鹽外，均拿了折了利穀還與義倉。本村新義倉老義倉各有三十餘石穀，共有七十石穀。

今年三月分田，六個人每人分得七石穀，共四十二石穀，即把昌芬那份田完全歸了昌英，昌芬欠的那筆賬由昌英還利的，也廢除了，義倉上千二百毛債也廢除了。四十二石穀是瘦田，只能收六成，二十五石穀左右，加上番薯，勉強够吃。

今年八月贛西南來公事，重新分過，抽肥補瘦。她家死了一子，嫁去一女，只有四個人了，每人分得六石一桶（四桶爲一石）共得穀二十五石，他的壞田撥出一點給人家，人家的好田撥來一點與他，這回分田分得勻淨。爲甚麼三月每人分得七石，八月只分得六石一桶呢？因爲革命勝利，彭屋洞先去泰和耕田的農民這時候回來了十二個人，因爲泰和那邊還沒有革命，聽得興國革了命，有田分，都回來，所以本村每個人的田分少了些。

彭屋洞只有易、李、丘、鄭四姓，共一百三十多人，沒有村政府。

他在鄉政府沒有辦什麼事，他的兒子李全坡在鄉政府經管彭屋洞方面的軍器（梭標、鳥槍、刀等）。

打興國，打良口，均他兒子出發，打七坊，打南昌輪到他出發。他願當紅軍，只是要請一個月假，歸去買回一個牛子，才好耕田。因爲他的一隻牛，今年六月二十七跌死了，前年二十三元買進來的，跌死了賣牛肉賣得了十元。六月費去十二元買進來一條牛，七月又跌死了，賣牛肉賣得了八塊錢（還不會收攏），須得再買一隻牛子才好耕田，所以要告一個月假回去一轉，再來當紅軍。

『叨紅軍的恩典』，過去七十塊錢一頭的牛，如今只要二十元買得到了。『叨紅軍的恩典』，百物都便宜了，油過去二十三元一担（一百斤），現在只要十元一担了。穀過去四元一石，現在一元一石（三個銅片一升米）。柴過去二十文一斤，

現在八文一斤，肉過去五百三十文一斤，現在三百二十文一斤。只有鹽、布等項太貴特貴，鹽過去三百二十文一斤，現在八百文一斤。布過去白棉布一百四十文一尺，現在三百二十文一尺。

溫 奉 章

十區四鄉（候逕）人。候逕有三百多人，有一個鄉政府。四個人吃飯。

父親五十六歲，脚痛，一點事也不能做了。母親四十六歲，眼睛看不到了，供豬而外，不能做別事。自己二十二歲，耕田，今年三月起當少隊大隊長，七月起在鄉政府當財政委員，十月出發打南昌，代理紅軍後備隊連長。妻十六歲，煮飯，弄柴燒，看牛，不幫耕田。

自己有八石穀退脚田，父親押去多少錢不知道，每年還租二石半（燥穀）。本是八石水穀田，因係好田，能收八石燥穀，四個人每年要吃二十八石，少二十石，從地主租來一百二十石穀田，不押錢，要量租。一百二十石均水災田，實只能收九十石水穀（每年收一次），八折成爲七十二石，燥穀要量去五十五石租（租率百分之七十五），除剩十七石，吃食不夠。六月至七月收禾，雖然收了禾，還了租去，還了去年的生穀去，隨即沒有食了。八月九月又要生穀，向富農生，生一年，一石